

ALFRED HITCHCOCK

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集

3

# 第三种可能

## THE THIRD POSSIBILITY

史哲 / 编译

ALFRED HITCHCOCK

希区柯克 悬念故事集 3

# 第三种可能

## THE THIRD POSSIBILITY

史育哲 / 编译

中央编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TP)数据

希区柯克悬念故事集 2、3：倒计时，第三种可能 / 王强 史育哲编译。

- 北京：中央编译出版社，1999.1

ISBN 7-80109-309-7

I . 希…

II . ①希…②王…③史…

III . 故事 - 作品集 - 美国 - 现代

IV 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39300 号

**第三种可能**

史育哲 编译

---

**出版发行：**中央编译出版社

**地    址：**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(100032)

**电    话：**66117130(编辑部) 661171396(发行部)

**经    销：**全国新华书店

**印    刷：**河北省三河残联印刷厂

**开    本：**850×1168 毫米 1/32

**字    数：**330 千字

**印    张：**13.5

**版    次：**1999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**印    数：**10000 册

**定    价：**42.00 元/(本册 21.00 元)

---

## 前　　言

### 悬念大师希区柯克

什么是悬念？

希区柯克曾经给悬念下过一个著名的定义：

如果你要表现一群人围着一张桌子玩牌，然后突然一声爆炸，那么你便只能拍到一个十分呆板的炸后一惊的场面。另一方面，虽然你是表现这同一场面，但是在打牌开始之前，先表现桌子下面的定时炸弹，那么你就造成了悬念，并牵动观众的心。

其实，希区柯克的作品并非只靠悬念吸引人，其内涵要深刻得多。

希区柯克对人类的心理世界有着深刻的体悟。

作为一个大师级的人物，希区柯克对人性的看法是相当冷静的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冷酷的，他毫不留情地指出了现代社会的荒谬。

他作品中的人物大都有些变态，倍受焦虑、内疚、仇恨或情欲的折磨，希区柯克对变态心理学有着持久的兴趣。

希区柯克对杀人狂的一段评论，很典型地表明了他对这类人的态度，他说：“人们常常认为，罪犯与普通人是大不相同的。但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，罪犯通常都是相当平庸的人，而且非常乏味，他们比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那些遵纪守法的老百姓更无特色，更引起不起人们的兴趣。罪犯实际上是一些相当笨的人，他们的动

机也常常很简单、很俗气。”

希区柯克认为人是非常脆弱的，他们经不起诱惑。

约翰·阿登在评论中产阶级时说：“他们那种光明磊落和仁爱厚道的天赋品质从未经受过严格的考验。一旦他们经受考验，就土崩瓦解了。”

希区柯克也这样认为：人们的正派和善良的品质可能是天赋的，但常常经受不住严格的考验。

于是我们在希区柯克的作品中，看到一个个受到诱惑的灵魂，逐步地脱去人性的外衣，滑向罪恶的深渊，越陷越深，难以自拔，最终是害人害己。

希区柯克的作品结构巧妙，这是为世人公认的，以致形成了一种“希区柯克模式”：故事的结尾曲折惊险，出人意外，其中不乏黑色幽默式的场面。

后现代主义文学大师博尔赫斯的作品，一向以结构精巧著称，但是，与他相比，希区柯克的一些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
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希区柯克的作品，可以当做写作的范本。有志于创作的朋友，可以从中学到许多东西。

文如其人，希区柯克能成为一位艺术大师，这与他的个性有很大的关系。

希区柯克对人生抱着一种奇怪的恐惧感。

他认为，骇人的东西不仅潜伏在阴影里，或者潜伏在只身独处的时候，有时，当我们和正派、友好的人在一起时，也会感到十分孤独、险象环生和孤立无援。另外，在希区柯克内心深处，总有一种莫名的焦虑，一种绝望的感觉。他的那部影片《破坏者》初次放映时，在广告上加上了“当心背后有人”的副标题，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，暗示了希区柯克本人具有无时或已的偏执的疑惧。

他的这种感觉源于童年。

希区柯克的童年时代孤僻得出奇。他对童年的全部记忆就

是：孤独；因年龄差异，跟哥哥、姐姐合不到一块；对父母敬而远之；他还怕老师、警察，怕有权有势的人。

希区柯克小时候喜欢猎奇，对谋杀、下毒之类的事情深感兴趣。他被无所不在的邪恶现实深深吸引。

他认为，人世间充满了邪恶，无法逃避，他对此是抱着又害怕又欣赏的心情。

通过艺术创作，希区柯克有了许多机会探索人类行为中那些奇怪的侧面。

希区柯克后来的作品之所以有很好的效果，多数是由于他总是将不同寻常的事件放在平常的生活场景之中，从而形成鲜明的对比。

希区柯克的艺术别具一格的主题，通常被认为是一种悬念，但是，更准确地说，那是一种焦虑。即使他长大成人之后，也经常坦率地承认自己有无穷无尽的荒谬的忧虑。例如，他非常害怕跟警察打交道，以至于到了美国后，几乎不敢开车出门。有一次，他驱车去北加利福尼亚，仅仅因为从车中扔出一个可能尚未完全熄灭的烟头而终日惶惶不安。

希区柯克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。

他的知名度极高，几乎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，可是真正了解他的人却很少。

他虽然身处名利场中，却离群索居，怕见生人，整天在家里跟书籍、照片、夫人、小狗、女儿为伍，还同很少几位密友往来。

他也许有点古怪，难以理解，但至少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，那就是：他是一个献身艺术的人。他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拍出一部杰作，而不是赚钱（虽然钱也会随之滚滚而来）。希区柯克不参加各种社交聚会，不跟妖艳的女影星厮混。他除了拍片之外，的确是一心不二用的。有人问他，要是让他自由选择职业的话，那他愿意做什么，或者在他一生中想做什么，他回答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我爱画，但

我不会画。我爱读书,但我不是作家。我只懂得制片。我绝不会退出影界,除此之外,我还能做什么呢?”

希区柯克把全部精力都用在准备制片上,他事先筹划一切,直到最后一个细节,并且全神贯注、兢兢业业地去实现他的计划。

对希区柯克来说,电影仿佛是这么一种手段,它能使惊恐不安、经常受着莫名其妙的内疚和焦虑所折磨的人们,通过导演对剧中人物进行巧妙的安排来排除内心的痛苦。对希区柯克来说,电影似乎是一种工具,那就是在他确认人们需要他的地方,可以暂时从精神上来支配人们和拥有人们。

从他导演的影片和某些愤世嫉俗的言论来看,他常被看作一个厌世者,尤其被看作一个厌恶女性的人。可是,跟他共事的人却往往把他描绘成一个最和蔼、最文雅的人。在他所工作的摄制组里,妇女始终占着很大的比例。他跟她们相处得很好,甚至比和男人相处得还要好些。

也许正是由于希区柯克复杂的个性,才使得他的作品具有广阔的阐释空间。其丰富的意蕴,使得阅读他的作品成为一种巨大的享受。

# 目 录

## 前　言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双重杀手   | 1   |
| 病人与杀手  | 4   |
| 离婚协议   | 11  |
| 第八个受害者 | 21  |
| 逐鹿     | 25  |
| 最后的安眠  | 37  |
| 死亡脸孔   | 45  |
| 翡翠项链   | 53  |
| 赛车冠军   | 59  |
| 罗马惊艳   | 68  |
| 陷阱     | 75  |
| 串门     | 84  |
| 第三种可能  | 89  |
| 红粉女贼   | 95  |
| 头颅的价格  | 100 |

目  
录

|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|-----|
| 真实情节   | 110 |
| 二比一    | 113 |
| 自首的黑帮  | 122 |
| 患难夫妻   | 128 |
| 罗网森森   | 131 |
| 粗心大意   | 137 |
| 三角游戏   | 144 |
| 百叶窗    | 153 |
| 狼狈     | 163 |
| 赌      | 173 |
| 出清存货   | 183 |
| 两伙伴    | 187 |
| 罗宾汉的故事 | 200 |
| 暴露的密码  | 213 |
| 邂逅     | 219 |
| 出狱     | 231 |
| 罪与罪    | 235 |
| 冰处女    | 243 |
| 爱神光顾   | 250 |
| 油价涨了   | 264 |
| 美梦之屋   | 271 |
| 空包弹    | 280 |
| 枪击事件   | 286 |

目  
录

|       |     |
|-------|-----|
| 疯狂舞伴  | 290 |
| 草仔茶   | 298 |
| 裸体艺术  | 306 |
| 剑与锤   | 319 |
| 生意    | 326 |
| 该死的人  | 330 |
| 律师太太  | 341 |
| 虚幻的绿色 | 345 |
| 谋杀艺术家 | 351 |
| 亡命猎手  | 363 |
| 亲自动手  | 388 |
| 连环结   | 394 |
| 他是谁   | 406 |
| 午夜追踪  | 413 |

## 双重杀手

“罗伊。”一个温和的声音兀地叫出了他的名字，把他从梦中惊醒。他从床上坐起来试着清醒一下。当他的眼睛习惯于黑暗的时候，旅馆房间里的灯突然亮了，天花板中间垂下的灯射下耀眼的光芒，他的视觉暂时茫然了。慢慢的当他的视线变清楚时，他看见一个衣着整齐中等个头的人站在床尾。

罗伊迅速地眨了几下眼睛，调整了一下眼睛的焦距，这才看清这位不速之客手中正握着一把大口径的自动手枪，枪口因为加了消音器而显得格外长。

“该发生的终于发生了，”罗伊痛心地说，“这场追杀终于要结束了。谁会想到事情会这样结束——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这地方，这样一个破旧肮脏的小旅馆里。”

那个人冷冷地回答道：“这只是时间问题，从考里昂先生雇佣我到现在已经九个多月了；这可是一段艰苦的日子，好几次我还以为把你给追丢了。但是我得承认，这是一场精彩的‘狩猎’——加拿大、墨西哥、中美洲、南非、摩洛哥，然后是这里。”

当那人以一种自我欣赏的口气说话时，罗伊正把手缓缓地一点一点地伸向枕头下面，那儿有一把上了子弹的左轮手枪。他在绝望中幻想趁那人说话时能抓到手枪，然后在那人——杀手出手之前，把子弹射进他的胸膛。

“罗伊，我早就把你的左轮手枪给拿走了，”杀手以一种不耐烦的声音说，“我们不要再玩这些无聊的把戏了，好不好？”

罗伊的手戛然停了下来，心顿时也凉了不少，他的手只差一点

就可以碰到枕头了。“我是一个非常警觉的人，”罗伊带着敬畏地说，“你能进入我的房间，又神不知鬼不觉地从我枕头下把枪拿走，你真是一位一流的高手。你究竟是谁？我想至少我应该知道一位即将杀我的人的名字。”

杀手点了点头说：“威廉，格登·威廉，我自信我是此行中的佼佼者，我的酬金很高。考里昂先生肯定很在乎你，方肯出那么多钱干掉你。”

罗伊无奈地笑了。“那是该事情中最好笑的部分，考里昂先生实际上没什么好怕的。只是我厌恶帮会里的勾当，所以我想离开。我根本就没打算去出卖他，但考里昂却不这么想。”

“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罗伊，”格登有礼貌地说，“我仍必须要执行我的任务，你的时间不多了。”

罗伊意识到死神在向他招手，大颗的汗粒从额头上冒了出来，脸上露出哀求的表情，突然央求说：“如果有任何可以挽回的方法，请您提出来，你要什么，我给什么，我有的是钱。”

格登摇了摇头平静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已经接受了这份任务，假如我不完成的话，这会对我的声誉有很大的影响，我想你会明白这一点。”

“那好吧，”罗伊温和地说，“在你杀我之后，请帮我做件事。在你身后的写字台中间抽屉里有一个信封。我希望你能打开它，读完后再送给考里昂，你能帮我这个忙吗？”

“我会的。”格登回答说。然后在没有任何警告下扣动了扳机，手枪沉闷地响了一声，罗伊的前额中间出现了一个洞。子弹的力量使罗伊身体向后倒去，脸朝上四肢张开躺在床上。

格登收好枪，取出一个带闪光灯的袖珍照相机，拍了许多张罗伊的脸部照片。这是他应该做的，他需要任务完成的证据。

正要离开房间时，他突然想到罗伊临死前的请求。他走到写字台取出里面的信封，抽出一张打在白纸上的短信，看完后又轻轻

地把信塞回信封里，然后对房间扫视一下，打开门看了看外边离开了。

考里昂是个没有耐性的人，当格登从西班牙完成任务回来见他时，他跳到格登面前抓住他的手，“啊！你终于回来了，你终于去了我的一块心病。只要那人活着一天我就如鲠在喉。现在一切都好了，我得感谢你，我想看看你拍的照片。”

格登一语未发，取出照片给了他。考里昂一把抓回照片，从头到尾反复看了几遍，脸上露出了笑容，看得出他对此很满意。然后他对格登说：“你的全部酬金，我已经给你汇入你在瑞士银行的户头，我向你致以最大最深的谢意。在你走之前，我想再问你一件事，告诉我你开枪前他是什么表情？他有没有哭，或者乞求你手下留情什么的？我敢打赌，这个胆小鬼一定会那样做的。”

格登没有表情地回答：“不，正好相反，他很从容，他对死亡的态度，比我知道的所有人都好。”

考里昂对格登的回答很不满意，因此粗鲁地说：“我想你一定相当累，你应该休息，我就不挽留你了。”

格登冷冷地一笑，“在我走之前，我得把这封信给你，是罗伊写的，我希望你能读一下。”

考里昂困惑地接过信封，抽出了信。信是用打字机打的，打得 very 整齐。考里昂念道：“我知道你会花钱雇人来杀我，为了公平起见，假如那个人把这封信交给你的话，那说明他已经接受了我装在信封里的两万块钱，并且同意要‘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’，再见了，考里昂先生。”

那信从考里昂的手里掉了下来，他像惊弓之鸟一样扑倒在地上，但是在他还没有着地之前，他的~~前额~~出现了一个大大的洞，和罗伊的一模一样。

## 病人与杀手

那天晚上，秋天的夜幕很快降临了，像黑色的雾，笼罩着新犁的田，将缎带一般、通过农舍的州际公路捂得严严实实。

农舍前的黑暗处，出现一个男人的身影，那个人身材高大，浓眉大眼，高鼻阔口，悄悄地行动，如同无声的影子。他停在农舍附近，打量前门上的一盏小灯，窗帘后面的房屋里，也有其他灯光亮着，他摇摇头，好像正在考虑是去敲前门，还是敲后门？

现在，他静静地迈开大步向前走。当他走近前门时，他听见屋里有男人说话的声音。他停在小灯泡所射出的黄色灯光里，凝神倾听。他听出那是收音机或电视的播音员的声音。

“……警方正在全力寻找今天下午从州立精神病医院逃出来的病人，那个病人是在杀死医院的一位职员之后逃走的。我们再次重复先前的警告，虽然病人外表显得柔弱无害，但病一发作，就会造成伤害……对此稍后我们将作更详尽的报道。一位目击者说，一位金发女子有一次在一家偏僻的加油站进行抢劫，这件重要消息之后……”

他一直等候着，一直到插播广告时才敲门。播音员那充满生气的声音立刻被切断，现在，屋里传来的只是轻轻的脚步声，然后突然停止。

虽然在敲门时他就知道木门没有上锁，但他知道里面的木门是锁着的。他推测，主人正在门上的瞭望孔里对他作初步的审视，他满不在乎的看看四周，然后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双脚。这时他看见门前有一块蓝色的门垫，上面却有白色的“默迪”两个字。

没有人开门。他稍等了一会，再耐着心敲门。

“有人在家吗？”他说，“我是比恩，是麦克家新来的工人，麦克先生派我来借一些工具。”他再次听见轻轻的脚步声，一会儿之后，里面的门打开，一位黑发、身材娇小的妇人向外窥视。

“默迪太太吗？”他透过纱门问。

“你要做什么？”

“抱歉这时来打扰你，我要借一套带全部螺旋钳的工具，麦克先生说，你先生会知道是哪一套。”

他看见默迪太太在皱眉头，露出不高兴的表情，同时撩开面颊上的一撮头发。

“哦！我不知道。”

“我不介意你的心存疑虑，因为你以前从未见过我。我是今天才上工的，不过，假如你请默迪先生和我谈谈的话，他会明白是哪一套工具。”

“我先生——他现在不在家。”默迪太太说。

比恩搓搓下巴，“哦，也许我应该等他回来，麦克先生带太太和孩子去看电影，所以才派我来，那套工具他明天一大早就要用。”比恩严肃地点点头，“我最好等你先生回来，他是不是很快就回家？”

“不！”默迪太太很快地说，随即又露出微笑，“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最好是明天早上再来，那时候他会在家。”说着，打算闭门谢客。

“太太，我离开前可不可以麻烦你给我一杯水，从麦克先生家到这儿，路程并不算近。”

“当然可以，我去给你拿。”

她一转身进去，比恩立刻悄无声息地跟入里面，悄悄地穿过前面客厅。当她接过水，从水槽边转过身，他正好站在厨房门口。

她吓了一跳，吓得睁大眼睛，杯中的水溅出了一点，她生气地训斥，“没有人请你进来。”

“请不要生气，太太，我不会伤害你。”

“你吓死我了，你怎么能像那样跟在我后面？”

“我知道，”比恩点点头，同时想用微笑来使他难看的脸明朗些、好看些。“我知道你想说什么，我粗壮、丑陋、又不聪明，你要说，尽管说，以前我已听过很多次了。”

“我没有那意思，比恩先生，真的，我无意伤害你，很对不起，我并没有在想你的长相。这是你的水，喝完之后，请离开。”

他很快喝完水，像很久没喝过水一样，一口喝干。她伸手出来接茶杯，但他并没有递还给她。

“你知道，”他说，“像这样的夜晚，你不该一个人呆在家里。”

“我很好，现在，请你离开。”

“我听新闻报道，今天有一位病人从‘精神病院’逃出来，那地方距此不远，现在他可能直接来到这儿。那些人有时候很可怕，当他们发现你一个人单独在家的时候，你想想出他们会做什么事？”

“我相信我可以照顾自己，谢谢你。现在请你离开，让我锁上所有的门，我会安排得很好。”

比恩摇摇头，摇摇大脑袋。“默迪太太，你根本不了解，当那种人决心做什么事，或到什么地方的时候，门窗都挡不住他们。他们可以像猴子一样，进出自如；当他们发作起来时，力大无比，他们可以打破、撕裂或杀害他们见到的一切东西，但他们的外表和你我没什么不同。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，你可以看见一个病人在街上向你走过来，而你不会想到任何事。”

比恩咧开嘴笑笑，想向她作出保证。

“我想告诉你的是，这个今天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人，可能直接走到你的门前，你可能让他进来，因为他外表看来并不凶暴，或者有疯狂的眼神。你或许认为，那只是一个汽车抛锚，需要帮忙，或者想借用电话，或任何有类似借口的人，你一点也不怀疑。然而，看你先生不在家，家中只有你一人，他可能对你翻脸，你可能会遇害，他们是难以常理揣测的。”

默迪太太的眼睛盯着他，脸上惨无人色，半天之后，她说：“你对——对精神病院里的那些人，似乎知道得很多。”

“我在那儿呆了两年。”

她大吃了一惊，退后两步，撞上水槽，她说：“哦，不！”

比恩听出她声音中的惊恐，很快说：“不是病人，太太，我是园丁，他们叫作管理员，大约三年前，我辞去了那里的工作。”

她做了一个深呼吸，然后说：“你差点儿把我吓死了。”

比恩咧着大嘴笑。“你知道，那正是我要告诉你的，因为我长相不好，你怕我是今天从精神病院逃出来的病人，告诉你，人不可以貌相，在那儿，我看见过好多妇女外表和你一样，甜甜的，一点儿也没有要伤害人的样子。”

“是的，”她说，“我可以想像，不过，我并不认为你有必要留在这儿等我先生，我向你保证，比恩先生，我不会让任何陌生人进入房间，放心好了。”

“事情就是那样，太太，当你单独在家时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房间。靠近你门口的陌生人，你最好都不要和他谈话，我在精神病院里和他们谈过太多次话，只要你不进一步了解，他们告诉你的事，你会发誓说他们说的绝对是真的。也可以说，他们都是出色的演员。”

“哦，好的，请你离开，你一离开，我就闩上门，关好每个窗户，比恩先生，我向你保证，任何陌生的人，我都不和他们说话。”她再次伸手要水杯，这一次他给了她。

当她把水杯放进水槽里时，比恩说：“太太，感谢你对我的耐心，许多人，尤其是太太小姐们，不能忍受见到我。每当我想和她们谈话时，她们不是逃走，就是尖叫救命。我并没有什么机会和女士们谈话。当我跟你来到厨房时，我想做的只是聊一聊，你会了解，单是站在这儿，和你聊聊天有多好！”

默迪太太微笑。“哦，欢迎你随时再来。”